# 熙朝名臣實錄

征蠻功

# 熙朝名臣實錄卷十三

秣陵　焦竑　輯

## 靖遠侯王忠毅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景泰

王驥字尚德束鹿人三十餘成進士驥爲人長身偉幹多力便騎射剛毅有膽既入仕通法律尤曉暢戎略以選授兵科給事中永樂間　上神聖羣臣奉職不贍而給事中職不專苛駁論建驥嘗奉　命塡山西兼飭邊備奏蠲豐池逋課二十餘萬緡其人德之尋遷其省按察副使益以持憲有聲超爲順天府尹滌治遷兵部右侍郎前後滿九載進尚書當是時南北多邊警羽檄旁午兵部最爲要重

張本材而廡稍以刻覈許廓僅僅循職而驥代之始振刷有風望時西虜阿台朶兒只伯數侵盜甘凉諸邊戍殺掠吏人左右副總兵都督任禮蔣貴等勢敵不相下狐疑莫發於是驥輟部務行邊　制詔一切便宜行事是時都指揮使安敬爲偏將驕而怯都督蔣貴都御史曹翼追虜至魚海子將及之而敬謂前途無水草不可進引還曹翼言狀　上密勅驥責貴死狀而僇敬軍中以殉驥故秘之而大會諸將方就坐忽捽敬下曰汝沮河逗撓誤大計命斬敬而謂貴曰公亦當死且責狀以報於是諸將士股栗莫敢仰視驥乃請分兵畫地自莊浪西南抵黃河東北抵寧

夏屬都督李安自涼州北抵鎮番南抵古浪東北抵板井屬都督趙安自甘州東過山丹抵永昌北抵鵰腈堡西抵深溝壘屬任禮自肅州東接深溝稍東北抵鎮夷西抵嘉峪北抵天倉屬蔣貴約以賊小至則各自戰守大至則併力拒敵軍勢遂大振尋下　詔任禮爲平羌將軍蔣貴趙安副之而驥特爲監督討阿台朶兒只伯諸進止悉取驥驥諜虜營狼山等處乃選精騎授蔣貴使爲前鋒而自與任禮等以大軍繼之且與貴約曰勉旃不能成功毋相見也貴感奮直前搏虜敗之虜渡黄河遁去貴等追敗之於石城虜食盡竄兀魯乃地北依阿台貴復以精騎二千五

百出鎮夷、間道兼行三日夜、及而大敗之得其左丞脫羅及裨校百人、斬首三百餘、獲金銀疊印各一、駝馬兵甲以千計、朶兒只伯與阿台以數騎遁、尋喝死而任禮兵亦至梧桐林、得樞密同知僉院十五人、明日至亦集乃地、得僞萬戶二人、以爲鄉導、窮追五百餘里、至黑泉而還、招其平章阿的平、并部落數十帳降、右軍趙安等、出昌寧至刀力溝、得右丞達魯花赤三十人、駝馬兵甲稱是、捷聞、貴禮皆進封伯爵、而驥兼大理寺卿、兼食其俸、尋詔還理部事、久之、麓川宣慰思任發叛、雲南總兵沐晟與弟昂討之、數不利、晟至以憂死、而刑部右侍郎何文淵、援舜舞干羽、格有

苗事請使使撫諭驥與太師英國公輔等議以天下全盛而示弱於脅屬小夷非策時中貴人王振方柄國喜功名遂絀文淵說而命定西伯蔣貴爲平蠻將軍驥總督軍務率副將軍李安劉聚等大發兩都諸鎮漢土兵合十五萬討之瀕行賜驥貴黃金兜牟細鎧蟒織緋衣朱弓矢驥馳傳至雲南而貴等兵集會賊酋刀令道等以衆三萬象八十抵大侯州欲略景東諸處參軍兵部郎中侯璡等徼破之驥乃奏上方略請遣參將冉保等由東路直取孟定會木邦車里夷兵而大軍由中路至騰衝與保會俾賊腹背受敵從之冬十月驥等抵金齒其別酋陶孟刀門捧以鎮

康隆遣冉保等率親兵五千受之因其衆破昔剌寨進攻孟通而驥等以兵二萬水陸攻上江敗其伏兵遂進圍上江寨副總兵劉聚參將宮聚兵亦至因風焚其排柵遂大破之殺其將刀放戞刀招漢父子虜刀門項斬馘五萬餘級上江平遂由夾象石渡下江通高黎貢山道移駐騰衝留兵守之取道南甸至羅卜思莊遣指揮江洪等八千人爲哨抵木籠山而思任發令陶孟靠者罕必等以二萬餘衆乘高據險爲七營相救驥貴遣劉聚宮聚分左右翼緣嶺攻之不下自率中軍進夾擊之遂破殺靠者罕必等乘勝進戞賴隴把至馬安山麓川大寨尋敗其象陣於沘濤

箐復敗其象陣於永毛摩泥寨遂拔之而別將冉保合木邪兵降其夷衆十二寨車里兵亦降其孟連長官司破烏木弄戛邪等寨斬首虜二千餘級驥等遂進圍麓川縱火焚其門并庫藏廬舍皆盡俘斬及溺者數萬人思任發夜攜其二子走孟養以大捷聞仍請留所部兵畀都指揮胡誌九人分守金齒蒙化等處而是時維摩州賊韋郎羅稱廣新王以叛 詔驥旋師討之驥曰此不足血吾刃也乃遣偏師壓其境曰王尚書大兵至矣賊皆潰韋郎羅走安南傳檄捕之安南王懼斬其首并妻子來獻廣南富州土守交惡十餘年不解驥諭之立釋構命師旋 上遣戶部

右侍郎王質齎羊酒迎勞數百里外既入見慰勞有加特封驥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靖遠伯歲食祿千二百石追封及三代子孫世世承襲賜誥券貂蟬冠朝服玉帶白金百兩綵幣十表裏鈔萬貫而貴進封定西侯賞亦如之劉聚等陞賞皆過望士卒賜予加等府庫爲竭而驥以侯伯來朝請不預兵部政矣蔣貴果勇善戰雖至大將猶摧鋒陷堅驥前後皆賴之成大功而不知貴實賴驥始能奮發得自見也是時思任發尚在竄其子思機發復率其餘衆往來窺伺乃復命驥總督雲南軍務率都督同知冉保都督僉事毛福壽以兵往圖之賜金牌信符便

宜行事。驥至。思任發復走緬甸。索之不獲。而思機發衆漸盛。不能制。乃奏請益兵。　詔復遣定西侯貴以兵五萬會討。然緬甸卒不肯送思任發。以思機發致讐為解。驥等無如之何。乃縱兵擣思機發寨。獲其妻子家屬及從賊百餘。戰象十一。驥等還京師。加祿。定西侯歲五百。驥三百石。其白金鈔幣如初。而冉保毛福壽等陞賞亦次之。人頗以興老師費財。而中貴人振內主。弗恤也。定西侯亦病死。亡何。西延陝西寧夏甘涼等處。所至申飭邊隘。練士卒。虜不敢犯。父之召還。會思機發窺之孟養。孟養與相比。匿不肯捕送。於是驥復總督軍務。偕平蠻將軍宮聚討之。師抵金

沙江賊立栅西岸驥作浮梁以渡一鼓破之復連拔其三栅斬獲萬計然竟不能獲孟養酋與思機發驥威名故甚盛至是凡三率師南矣召還京停奬勞勅改驥領平蠻將軍討貴州苗獲其稱剗平王蟲富者檻送京師僇之加歲祿百石土木之難群臣廷劾中貴人振不道株及驥景帝初召爲總督南京機務位寧遠伯任禮上南京素習媮戎陣廢弛驥至一切以所御軍法教之爲一新而大司馬譏弗重也因事解其任奉朝請　上雖以罷驥而內猶嚴之時禁私役閹人俱令籍入宮唯黔國公寧陽侯得留四人驥獨留六人驥老且八十食肉躍馬多從女伎供張奉

御如王公而會武清侯石亨等奉 太上皇於南宮而驥
與焉復領兵部事加號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階
爲光祿餘如故數月復請老又三歲乃卒年八十三贈靖
遠侯謚忠毅子瑺嗣至今不絕一孫添尚長公主拜駙馬
都尉

李贄曰并州謂靖遠材而欲武略則優噫安得有大將之
才如驥又得無欲如并州言者而用之使之爲我禦虜征
蠻以封侯乎然既無欲矣則雖封侯亦其所不欲者吾又
安能使之捨棄性命以爲我征蠻禦虜而與其所不欲之
侯封也其言謬矣然其曰靖遠差寬不然以麓川三大役

塗炭幾天下半而卒以長世此則稍有識見非復彼時訓導諸人頭語夫國家用人唯用其才今乃使有才者不得用卒自此於中貴人有援力者以自見其爲宰相冢宰本兵吾謂其慚汗滿面愧死無地矣乃反以有欲病人何哉又何取於居要路者爲也我朝文臣世爵今唯靖遠猶存故并州獨以爲仁德之報不信彼讒妬之口云然王越楊善爵安可以不復祿又安可以不世也世王越楊善之爵祿則人才自然思奮又何必以臨時乏才爲恨邪

興濟侯楊忠敏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景帝

楊善字思敬順天大興人少補諸生不甚通經術而性沈

斂、能爲人𥬇〈奇人〉專、時年甫十七、　文皇起義兵、已知善名、署典儀所引禮舍人、從事𦘕睨閒、　文皇卽位之明年、召補鴻臚寺序班、二年改鳴贊、又四年、進司賓署丞、選侍　昭皇帝於靑宮、又八年、進右寺丞、又六年、進爲卿、善偉丰儀、工舉止、音吐如洪鐘、每朝謁引進奏時、　上目屬之、善亦重文翰、與學士楊士奇楊榮善、旣家都城、以積著起貲、治居第郭外、有園亭花木之屬、諸公休沐有所宴賞、則視善家若歸、又時時饋遺名果餌不絕、以是大得公卿間聲、而中貴人亦多好之者、卿之十二年、滿考、進禮部左侍郎、明年、從北征、至土木、師潰、間行達京師、時已六十五矣、足胝

不爲倦、虜犯京師、以善犒暁暢軍事、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使佐于謙營九門外郭、以與虜角數有功、進右都御史、自侍郎至右都御史、皆領鴻臚寺事、是時 太上皇帝在漠北、元旦故事、自朝正出、即相率於朝房投謁稱賀、善獨流涕曰、此何時也、 太上皇帝何所、而我曹稱賀邪、衆爲止、時所遣使漠北、若王復王榮李實等、皆以庶僚假卿佐往、皆不得其要領、李實得一見 太上、頗倨而其辭慇、虜始挾 太上請賂、不甚讐、欲奉之還、而朝意更緩、至是以虜酋責王復等非大臣、故遣善再往、然絕不爲奉迎計、亦不予善一錢、善乃悉其貲不足則貸之中貴人、悉盐市綺繡

師比阿錫女紅纓卸之類既至也先所使館伴者來與飲帳中訖善曰土木之後為何六師抑何弱也善曰當是時六師之勁悉南征而中貴人振欲邀　太上幸故里預界為戰備今者南征之士悉歸可二十萬又募中外材官技擊得三十萬悉教以神鎗砲火弩射命中百步之外洞人馬腹透七機又用言者計沿邊要害皆隱金椎三尺所值蹄立穿刺客林立夜度營幕若猿猱而皆已矣置之無用矣問何言無用曰和議成則歡飲若兄弟而又何用也因賂之其人悉以語也先次日善入謁又大賂也先也先喜坐定善乃前責之曰　太上皇帝朝太師所使使必三千

人歲必再卽稱子亡弗賚者金帛器服絡繹載道太師乃節節供妙卽謙發復出何以加之背盟好而見攻何也也先曰然則奈何削我馬價又予我帛將有剪裂幅不足者善曰非敢削馬價也太師之馬歲益增價亦不繼而不忍拒是以微損之太師自度價所得比前孰多也先曰者者胡語是也善復曰帛有一二剪裂幅不足者諸通事爲之也事露而誅矣卽太師所使進馬有劣弱而貂皮敝豈太師意邪也先又曰者者善因復進曰太師之攻我兩矣所礫殺剹剔以數十萬計而太師之部曲寧無有血吾刃者上天好生太師獨好殺夫是以數有雷警今者能來 太上歸我和好不絕器幣溢於穹廬

而黎庶彼此俱逸不亦快乎也先益喜曰者者因謂善歸

而　太上皇帝有重寶來購乎善曰太師得重寶而歸我

太上皇天下後世謂太師貪重寶也歸我　太上皇而不

索重寶天下後世以太師貴信義而賤貪黷令名奕奕何

況我之德太師無已而重寶以漸繼也也先大悦曰者者

遂以善見　太上皇善再拜進酹糒問萬壽侍立不敢坐

也先數月　太上皇太上皇謂善太師與汝坐則坐善頓

首辭曰君臣之禮雖草野寧敢廢哉也先嚙指顧其下曰

咄咄汝曹中國禮乃若此遂以輕騎奉　太上皇與善歸

歸而　上以非初遣旨薄其賞僅遷左都御史仍領寺事

而大司馬謙心許之時　太上皇在南宮元旦朝正出復且修扱謁善復泫然曰　太上皇不受賀何衰曹乃相賀也識者益稱之善始善中貴人阮後善中貴人吉祥等而與石亨比會　景帝病善知亨吉祥有抱　太上皇謀遂與之合而發南宮錮　太上皇即位論善功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興濟伯壽加號守正改文臣歲祿一千二百石予誥券世世承襲改領左軍都督府尋加禮部尚書兼領部事有四子一為勳衛一為指揮僉事一為千戶一為鎮撫而從子及養子官錦衣者復四人旬日之間恩賜赫奕所陳請無不允又嘗陰薦李賢

入內閣而定襄伯郭登亟疏稱其賢請位之三公於是亨吉祥忌之稍稍間於 上漸疏絀而四年竟亦卒年七十五贈興濟侯諡忠敏子宗自勳衛襲四歲例奪爵爲金吾衛指揮使孫增尚公主授駙馬都尉

李贄曰唯 景泰絶無迎 太上皇之意是以 太上皇自不待迎而後至豈景泰君臣當時眞能窮有意於無意之中而若是吊詭與則南宮不錮太子不廢門不假奪矣惜哉終始一無意思之人耳乃也先反因之以好來歸以我害我兄弟君臣是眞爲有意而送之來歸也非衆楊善之能也也先爲巧而我爲拙也先爲主而

我爲賓不亦太不如人矣乎雖然事勢至此社稷爲重君爲輕身又爲輕焉者也于忠肅之功千載不可誣也故論社稷功則于謙爲首論歸　太上皇功則楊善爲最然則楊善其眞有意之人哉故能以無意得之

淶國孫武敏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景帝　茂陵

孫鏜康勝州人也永樂二十年嗣父指揮同知從出塞征胡功再陞都指揮僉事正統十四年克左參將捕處州賊功陞督府僉事戰也先都城先登有功天順元年以奪門功封懷寧伯明年與世務五年克陝西總兵與兵部尚書馬昂出禦虜期七月二日出師先一日夜初指揮馬亮走

告鐙曹欽反謀先殺鐙及昂奪其軍攻皇城鐙披衣起急草奏呼長安左門闌人曰與爾奏疾造　上前告急變稽遲軍法且斬又走右門亦如之內廷始得集兵縛吉祥鐙微服至太平侯張瑾家議討賊賊已呼噪四出劫殺文武大臣　上出御帳中令百戶楊能至瑾家問鐙云何能報鐙誓殺此賊　上喜手勅鐙父子爲朕用心滅賊賊攻長安右門不得入走攻左門又不得入欽兄弟率胡兵直趨東安門發火力攻　上又勅鐙賊犯闕急鐙等努力殺賊俄又　勅鐙昂盡統各營兵殺賊鐙子輔子軏追賊至東市大戰軏奮刀入陣砍欽兩臂傷賊并力圍軏軏攢鎗殺

輒鎗急調神砲與諸營兵夾攻欽傷遁歸家投井中并其黨盡擒伏誅進封侯食祿千三百石與世券成化七年卒贈涼國公謚武敏同時石亨者最用事

石亨渭南人方面豐軀美髯及膝從好彪體貌雄偉髯亦過膝亨嘗與彪貫酒相工遇而大奇之曰今當平世奈何二人有封侯相亨本軍官嗣伯父爲寬河衛指揮僉事英果壯毅善騎射有膽略提大刀輪舞如飛每從征挺刃當先輒立奇功累陞都指揮使彪亦驍勇能挽強弓善揮斧始以官舍從亨有功授大同衛鎮撫正統十二年亨遷都指揮僉事爲大同左參將守禦金路彪亦陞至指揮使從亨

叅謀十四年八月王師敗績亨與總兵官楊洪等並械繫
錦衣衛獄十月虜酋也先犯京城有言亨勇者于謙薦亨
出獄令立功贖罪亨統兵出安定門卽與虜遇挺刃單馬
進左右馳突獨殺數十人彪又持斧率親兵從之諸軍懽
呼踴躍聲震天地虜却而西亨等追戰城西虜復却而南
亨令彪率精兵千人誘虜南至彰義門虜見彪軍少逼之
亨率衆乘之虜大潰南奔亨日夜追虜三日至淸風店北
虜將出紫荆倒馬關懼我躡其後亨遣諜者紿虜亨且來
至陣中將者假亨名耳虜信之來攻我軍亨率彪與精銳
數十騎奮擊大呼直貫虜陣刀斧齊下殺虜數百人虜始

知亨在鬪亂相蹂踐亨悉衆乘之虜盡棄所掠羊馬財物餌我得遁去亨既敗虜威名益震虜自是不敢復踰塞深入輙請和見邊人輙呼石爺爺論功亨第一封武清伯尋進封侯兼太子太師總京營彪陞都督僉事為大同左叅將諸子姪淵濟仁並陞千戶鎮撫彪為叅將虜畏之稱石王于少保請勑亨巡邊至大同召還為團營總兵于少保忠義清直不避強禦　景帝倚任之亨恃功驕横于少保又時時裁抑亨亨畏于少保不敢動然積恨于心天順元年正月　景帝不豫是月壬午四更亨與都督張軏都御史徐有貞內官曹吉祥等定謀奉　上皇復辟為飛語

謂于少保及王文矯取金牌敕符迎襄世子矣請殺于少保　上意未決亨有貞力言不殺謙今日事無名　上不得已殺謙及文陳循商輅尚書江淵俞士悅等戍邊歸田廢　景泰皇帝爲郕王亨以奪門功第一進封忠國公歲祿三千石與世券有貞封武功伯入內閣彪封定遠伯爲大同副總兵諸從弟子姪及諸婿子孫皆以奪門功得官錦衣都指揮指揮者三十二人千戶鎮撫者二十一人其諸寃名奪門冒官者四千餘人亨矜功恃寵日與吉祥出入禁廷在上左右弄權進退文武大臣盡華邊鎮撫奪民間婦女田廬財物無算彪亦益驕橫凌鎮守文武大臣御

史楊瑄等聯章劾亨亨疑有貞李賢等嗾言官、見 上泣
訴、強 上下賢有貞并都御史耿九疇瑄等于獄、會
天大變異、賢得釋、有貞九疇竟逐去、諸御史謫戍調除有
差、及賢再入閣、亨亦有力、亨益于朝政、乞請無忌、 上亦
厭之、左右怨亨者、伺隙數言亨短、一日、 上登翔鳳樓、見
亨新第極偉麗、顧問恭順侯吳瑾撫寧伯朱永曰、此何人
居、永謝不知、瑾曰、此必王府、 上笑曰、非也、瑾頓首曰、非
王府誰敢僭如此、 上不應、 上又諭賢曰、總兵官豈可
無故輙入內廷、今左順門閽者、非宜召不得輙入、總兵又
以軍官貪暴、復設巡撫、亨慚憤、必欲 上復革之、 上不

許會兵部尚書陳汝言奸贓得罪 上嘆息曰好箇于謙

亨亦不自安 上嘗與賢論及奪門功賢曰迎駕可奪門不可且內府門豈可奪奪字尤非順不可示後世臣愚謂郕王果不起率文武羣臣請 陛下復位安用如此勞擾誰叨陞賞誰復敢招權納賂邪 上聞賢由是益薄亨亨生子男未彌月 上見亨喜入令將兒見朕 上見兒又喜摩其項曰虎兒也往喜撫之朕行與卿結婣亨不踰輒對不敢不敢臣兒無福 上笑而頷之命左右取金鎖繫兒項賜封鎖定候亨頓首謝負出彪在大同肆貪暴誣劾都御史年富逮至京上疑問賢賢乞遣官即訊果不實彪

又數侮其總兵總兵因彪嘗奏城威寧海子遂爲流言誣
彪有異志　上固疑彪欲召彪還大同人又乞彪爲總兵
上遂大怒或又曰彪結死黨必欲留據大同爲亨外援
上亦疑出亨意尋進彪侯召還京侍衛亨覺　上疑令人
促彪疾馳入京彪既至會北虜入貢見彪於朝羅拜稱石
王　上聞益疑不可解天順四年二月　上密詔御史按
劾即日縛彪棄市籍其家亨逮繫錦衣獄死亨既死法司
請瘞亨尸　上念亨功欲從之問賢賢請盡法斬首　上
不肯竟瘞亨都御史寇深等素惡亨論彪大逆收亨家籍
其財產亨從孫進士俊亦被收死獨亨從姪錦衣都指揮

使滇得戍郴州少子滔錦定候者紛未收滇在郴累功陞指揮滔至正德末尚游食京師亨縣人孫弘初以舉人歷肥鄉洛陽令歷陞太僕寺丞少卿以迎駕功陞工部右侍郎亨再薦弘爲尚書 上陞吏部左侍郎曰再陞當爲尚書亨曰郎尚書何不可何再陞耐煩邪亨粗豪直爽軒豁無機巧嘗薦馬昂爲兵部尚書又力薦賢有貞入內閣已遂有貞留賢亨權日重威名震主不知謙損竟及於難五年七月朔吉祥及其姪照武伯欽反皆伏誅

李卓吾曰使石亨早沒於未奪門之前豈不足稱武烈名臣哉馬昂之本兵有貞李賢之內閣皆亨所薦也

定襄侯郭忠武公　　事　長陵　獻陵　京陵　裕陵　景帝

郭登字元登武定侯英諸孫也年七歲讀書過目輒成誦十歲能文詞永樂二十二年克勳衛正統七年從王驥征麓川有功九年從沐斌征騰衝有功歷陞署都指揮僉事十四年七月虜入寇急進都督僉事副劉安守大同會上親征成國公朱勇西寧侯宋瑛武靖伯朱冕全軍覆沒倉卒議班師公告學士張鼐張益駕入宜從紫荊關乃忽東折向居庸纔四十里虜至　上北狩當是時大同堡塢蕭條城門晝閉人心危疑公慷慨自奮修城繕兵拊循士卒弔死問傷痍創傳藥衆皆感泣是年八月虜奉　上皇

至城下、索金幣約賂至歸駕、公閉門不納、上皇曰朕與登有姻何外朕若此、公遣人奏曰臣奉朝廷命守城不敢擅啓閉竟不出、劉安孫祥霍瑄出見獻 上皇念舟瑄尤効力及約賄往虜笑不應竟擁駕去、十月虜以和為名犯京師公欲率所部兵并糾集忠義從鴈門入援先以蠟書馳奏大略謂胡馬南驅三關失險賊留連內地為患非輕欲悉起各處官軍民壯入護 闕庭使賊腹背受敵首尾不救奏至賊已退優詔褒答再上疏言虜人雖回離邊不遠傳報有云黃河已凍且向延綏青草復生再侵京闕事雖未信情亦可疑十二月虜復欲犯京師公以京兵新選

不可輕發又疏曰今日之計可以養銳不可浪戰可以用智不可鬭勇其涞水易州眞定保定一帶皆堅壁清野京兵分據犄角安營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勿求僥倖歷陞右都督景泰元年正月賊入境率兵躡之行七十里至水頭日暮休兵夜二鼓東西沙窩賊營自朔州掠回公召將士問計或言我寡莫若全軍而返公曰我軍去城百里一退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追難以自全即按劒起曰敢言退者斬徑薄賊營天漸明賊以數百騎迎戰公奮勇先登諸軍繼進呼聲震山谷公射中二人手刃一人遂大破其衆追奔四十餘里至栲栳山斬虜首二百餘奪還人馬器

械萬計進封定襄伯食祿千一百石與世券是役也公以八百騎破虜數千爲一時戰功第一閏正月公獲虜諜二人械至京皆也先所親信輸之云喜寧與也先謀遣人至京覘兵衆寡　大明皇帝立未立則今年五月名送　上皇奔京城誘也先入寇皆喜寧及小田兒也先戰大同把八平章死戰北京卯那孩平章及其弟孛羅死人馬約九萬戰死疫死不下萬餘老營駐九龍口其精銳在斷頭山又言虜甚怕我大砲神銃短鎗公憤邊事未戢弊政猶存思得公廉有爲者相與共事上疏曰往者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在官旣無廉恥之心涖政唯肆貪淫之志釀成汚濁

之風致有夷狄之禍又曰虜勢雖云請和變態豈能豫料儻或渝盟則大同一鎮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爲措置一旦賊至又似前日來手無策中國受侮已深邊事豈容再壞虜既退欲大興屯田若民力困乏牛種俱無既乞官爲措置四年秋病召還京公初至大同士可戰者不及數百馬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匹精兵數萬人公智勇兼備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一年百戰未嘗挫衄以已意設爲攪地龍飛天網鑿深塹覆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當是時巡撫年富知公天順元年奪爵爲都督

僉事南京是秋論戍甘肅未幾召還克團營總兵八年卒
贈侯諡忠武公無子以兄尚寶丞斌之子嵩請于朝爲後
得嗣伯減祿五百石十四年卒子裕乞嗣不許授世指揮
使

懷遠伯山襄毅公　　事　長陵　景陵

山雲初以指揮同都御史王彰修邊自居庸至山海著勞
績從　長陵出塞力戰功陞都督僉事宣德初廷臣薦公
熊勇有謀克征蠻將軍代顧興祖鎮廣西廣西溪峒猺獞
叛服不常歲殺掠吏民萬計公至鎮嚴號令公賞罰與
賊戰臨機應變身先士卒三年除南安廣源蠻四年討柳

潯賊、斬首二千四百顆、五年、斬平樂猺四百級、討慶遠諸蠻、斬首七千四百、自是蠻夷畏服、嶺南無警、七年進都督同知、公沈毅不泄、燕正自持、馭諸土官、專厲威嚴、刻期征調、無敢先後、帥府有鄭牢者、老隸也、頗直敢言、公呼牢試問曰、世謂爲將者不忌貪、廣西饒珍貨、我亦可貪否、牢曰、白袍點墨、終不可湔、公笑曰、人言土兵餽送、苟不納、彼疑且忿、奈何、牢曰、居官黷貨、國憲甚嚴、公不畏朝廷、乃畏蠻子耶、公擧手禮牢曰、敎我敎我、正統元年、貴州按察使應履平劾公作威福、公自陳、上不問、卒、贈懷遠伯、謚襄毅、

平江侯陳恭襄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壽功

公名瑄字彥純合肥人父聞開國功歷陞成都右衛指揮同知公嗣父謫戍遼陽公請代原戍從征卜木兒寨目驗先登敗賊復從征除寇賈吟剌一日十三戰明日又七戰擒賈吟剌陞四川行都司同知進督府僉事建文時召防江靖難兵至江上具舟迎降封平江伯食祿千石世指揮使永樂初北京遼東軍儲不足充總兵都督宣信爲副帥舟師海運歲米百萬石請建百萬倉直沽尹兒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舟經海島下令交市人不敢譁兩便之會有倭劫沙門島公以漕舟追至朝鮮境盡焚其舟殺溺死者甚衆三率舟師備倭鬪海海溢江北岸崩公起堤自

海門歷通泰北至鹽城凡八百里又役人二十萬起高丘
嘉定為海運表識名寶山 上為文樹碑山上既開會通
河罷海運公建議造淺船二千艘歲運二百萬石後增至
五百萬石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就管
家湖築堤亘十里以便引舟浚儀真瓜洲通潮鑿呂梁百
步二洪石平水勢開泰州白河通大江築高郵湖堤堤內
鑿渠亘四十里避淮濤作常盈倉五十區貯江南輸稅徐臨
寓特只是轉搬
清德州皆建倉便轉輸河淺處輒膠舟濬河置舍五百六
十八所舍置淺夫俾導舟可行處緣河隄鑿井樹木便人
行 獻陵初下詔求言陳七事其一言江南轉漕軍民並

困、上覽之戚然令左右議所以寬恤者、仍 勑獎公與
世伯爵、 崇陵時鎮守淮安兼督漕運漕政益修、卒贈侯、
謚恭襄公聞爽英毅弘度偉略稠人廣坐談論亹亹公餘
披閱載籍考知往古成敗治亂之故、喜近逢掖士時相講
議能推利濟人、所謂海運者本虞夏時治江入海貢道自
劉家港開洋經黑水綠水、白蓬頭水諸大洋阻、又有伏礁
涸以故糧多漂、至歲數萬石、挽卒往往溺死自宋公開會
通河、罷海運、瓊又治邗溝通江淮、於是漕大利便并罷中
灣之運漕渠在江淮間者公功爲大在齊魯間者宋公爲
多、公又祠清江浦漕渠旁往往有公祠、至正德中始祀宋、

公濟寧分水河上宣德十年公子佐嗣卒子豫正統二年嗣十三年統兵討福建叛寇有功明年滅鄧茂七進流侯加祿百石景泰中兩鎮臨清卒贈黟國公諡莊敏子銳天順八年嗣出鎮兩廣勦殺賊奪還俘掠萬人召總漕運十二年建白百餘疏修治渠有功加祿二百石歷進太傅卒子熊弘治十六年嗣正德三年總漕運劉瑾橫索熊金錢不得坐多買田宅侵民利謫戍海南衛奪誥券瑾誅復爵卒正德七年子圭優給卒無子熊姪圭嘉靖元年嗣

武功伯徐公

事　景陵　景帝　裕陵

公名有貞字元武初名珵字元玉吳人宣德八年進士庶

吉士授編修陞侍講己巳之變有薦公才者召問計策曰驗之星象稽之曆數天命已去請幸南京避虜于謙力言不可遂止景帝即位勅十五人守要害屯兵爲京師援公權監察御史守彰德景泰四年秋公爲諭德兼侍講是冬河決張秋石璞治之久無功集議文淵閣推公擢僉都御史治河公自北東徂南西踰濟汶沿衛及沁循河道濮范究源流度地行水上疏曰臣聞平水土要在知天時地利人事而已蓋河自雍而豫出險之夷水勢既肆又由豫而兗土益疏水益肆沙灣之東所謂大洪口者適當其衝於是決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隄潰渠

淤澇則溢旱則涸此瀆途所由係然欲繫堙則瀆者益瀆淤者益淤今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決決止乃濟淤多爲之方以時節宜俾無溢涸必如是而後有成　制曰可

公往來展布經營作治水閘疏水渠渠起張秋金隄西南行九里至濮陽濼又九里至博陵陂又六里至壽張沙河又八里至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至於白嶺灣又三里至李崋由李崋而上又二十里至蓮花池又三十里至大瀦潭乃踰范旣瀦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公曰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乃節其過而導其微平其水勢旣成渠名廣濟閘名通源渠有分合而閘有上下凡通

流之旁出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萬丈九堰既設其水遂不東衝沙灣乃更北出濟漕渠阿西鄄東曹南鄆北出沮洳而資灌漑者爲田百數十萬頃公又參綜古法就長擇善加神用焉爰作大堰其上楗以水門下捍以長隄堰崇三十有六尺厚什之長百之門廣三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長倍之渠濤截流柵木絡竹實之石而鍵以鐵藴合土木火金以平水性又導汶泗之源出諸山滙瀆濮之流納諸澤又濟漕渠由沙灣北至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濟寧凡二百一十里復作放水閘於東昌龍灣魏灣凡八爲水之度其盈過丈則洩皆通古

河以入于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節且宜用平水道初議者欲棄渠弗治而由河沁及海以漕又欲出京軍疏河公因奏獨瀕河民馬牧庸役專力河防以省軍費紓民力工部請如公言以是得成功是役也聚而間役者四萬五千人分而常役者萬三千人用木大小十萬竹倍之鐵斤十有二萬錠三千緪八百釜二千八百麻百萬斤荊倍之藁秸又倍之而用石若土不可筭然用糧於官僅五萬石爲日五百五十有五君子曰元武之才徵於是役也白渠溉而不漕鄭渠漕而不貢工皆累年費萬萬計瓠子不溉不漕又不以貢又役勞人至勤萬乘獻璧馬顩神祝張秋

輕重難易何如也七年陞副都御史還朝公負文武材歷事敢為有經略乃與石亨善竟以奪門功陞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封武功伯食祿千一百石世指揮使入內閣時內閣諸臣盡得罪死徙落籍去公得為首相欲立功名自異稍與石總兵相左李賢旁助公凡用人行政稍持正左右已不能堪內臣曹吉祥亦以奪門功與國政不通文墨恐事歸司禮乃贊 上事須經內閣意籠絡內閣使附己也已而吉祥薦用私人內閣輒相阻吉祥固不悅天順元年御史楊瑄劾曹石疏出公意乞逮御史初曹石爭寵利不相能至是遂合牽 上哀哭訴曰內閣專權欲除奴

輦伏地哭不已又言奪門時出萬死立功今爲内閣所陷遂下楊御史及都御史耿九疇公及賢詔獄郎日雷電交作大風拔木承天門災二凶家大木皆折冰雹尤甚 上遂釋賢謫公廣東參政行至德州會有投匿名書斥朝政者 曹石以爲出公復逮詔獄拷治無驗命取公誥券示三法司刑部侍郎劉廣衡等遂劾公詐撰制文竊弄國柄自謂治水希蹤神禹敢以定策自貪天功大不敬無人臣禮論斬會災變得宥編置金齒四年冬 上坐文華殿諭賢王翺曰有貞才學亦難得當時有何大罪爲石亨張軏所陷可釋歸田始得還鄉卒於家

穎國楊武襄公　　事　景陵　裕陵　景帝

公名洪六合人祖政立功世漢中百戶公嗣官調開平機變敏捷善用計出奇兵擣虛武夜劫營累功陞都指揮正統元年內臣韓政阮鶩蹶公短　上詔二內官曰此必小人左右汝　上又每舉公功勵諸將公益自奮公守邊屯營專用鐵蒺藜尋以都督守獨石敗虜宣府大石門寶昌州捕虜阿台打剌花斬首功二百正統十三年封昌平伯食祿千石充總兵鎮宣府虜畏公呼楊王十四年虜人敗我土木　上皇道宣府北狩去公閉城門逮繫詔獄是年十月虜犯京師出公獄中與孫鏜范廣等率兵一萬擊虜

涿州紫荆等處遂至固安大捷捕虜阿歸等四十八人斬首功四百八十邀還俘掠人萬計馬牛羊弓刀數萬虜去進侯景泰二年賜世券還鎮宣府卒贈潁國公謚武襄公紀律嚴明將士用命敬慎自將不敢專殺宣德正統景泰間稱名將諸大臣皆重公威略每左右公初指揮杜衡誣公尚書魏源郎訊雪公貶衡廣西部卒孚友全誣奏公上付公自治公以故感激也先之難奮不顧身轉戰千里一時諸將公功爲最公子傑嗣侯言臣家一侯三都督諸苍頭得官旗者十六人乞停苍頭職役許之未幾卒傑庶兄俊嗣侯俊先以擒叛者喜寧功歷都督

太傅威寧伯王襄敏公

事景帝 茂陵 裕陵

王越字世昌大名之濬人博涉書史為詩歌文章援筆立就而藻思溢發為人多力善騎射好談說經濟大略脾睨顧盼有天下志二十六舉進士方對策大廷忽有旋風起攝其策雲表已而不見皆怪異之及秋而朝鮮貢使附越策來而曰其王方視朝有旋風捲一物下者則進士卷也敢以聞 景帝問姓名謂吏部曰識之此當任風憲於是擢進士選人得監察御史 英宗復辟月視朝觀越進止奏對數目屬之時寇深長都察院束濕僚吏亡可當者而越於臺事精所建畫必出深意表以故愛異之久之擢

山東按察使名聲愈藉藉尋大同有虜警當擢延撫 上喟然曰安得如韓雍者而任之時雍已撫宣府吏部乃請徵越召見便殿越故偉服而短其袂 上熟視良久曰非故快御史耶可使弁而將也遂擢右副都御史以行會虜稍徙去越乃飭兵政繕器甲簡士伍修堡寨爲經久計尋以病告召還京病良已明年協理院事久之以總督視師延綏輕騎襲破虜於崖窯川俘四十餘人鹵首加百遷左副都御史又破之於黃草梁俘五人鹵首百二十進右都御史前是文臣視師者多從大軍後出號令行賞罰而已至越而始多選驍勇跳盪武騎爲腹心將而與虜搏

藏矣然尚不敢與虜賈鋒角然以間諜探虜累重所聚而劫之或剪其零騎用是屢奏膚功名越再設伏徼虜破之俘斬百餘獲馬牛羊器仗稱是越復諜知虜滿都魯孛羅亂加思蘭三酋自河套渡分寇西路而其妻子營於紅鹽池乃率總兵許寧等以精騎五千襲之兩晝夜行三百三十里至其地分兵千餘為十伏以相救而身與寧等分兩哨薄其營遂破之擒斬三百五十五級獲其女稚駝馬牛羊器械不可勝計焚其廬帳而還時滿都魯等行剽至韋州頗有所獲而遇諸鎮兵邀敗之斬首虜一百四十九奪所鹵男婦二千馬騾牛羊十三萬甲仗千六百餘賊既以

失利矣歸而廬帳妻子畜產皆蕩盡乃相顧慟哭遠徙不敢復居河套故地捷聞再賜璽書褒諭俄召還京論功加太子少保食從一品俸同李賓掌都察院事兼提督十二營兵馬又一歲而兵部尚書缺越意必見屬而余子俊自外鎮得之怨怒不樂乞歸不允乃上疏陳紅鹽池之戰謀皆自臣出爲故尚書白圭所抑沮錄功在諸將後而部曲亦有未陞賞者下兵部余子俊爲請進兼兵部尚書明年復加太子太保時　上所寵信中貴人汪直方領西廠得詗察中外事威福傾一時而年少好言兵越亦與之狎直欲誅建州夷以爲功而遼東都御史陳鉞昉之重且始謀

以故直用保寧侯朱永總兵東討身監其軍俾陳鉞參而
不以及越尋破建州夷永至封保國公陞賞優渥越艷之
乃謀於直以虜酋西犯邊　詔保國公永爲平虜將軍率
師西討越爲總督直仍監其軍令永將大兵由南路身與
直將輕騎由宣府大同俱會於榆林既至大同諜虜帳在
威寧海則選二鎮之勁騎二萬餘分道乘風雪掩之虜狼
狽出戰遂破虜斬首虜四百三十七級虜男婦百七十馬
駝牛羊以數千計旗纛甲仗萬餘捷聞越遂進封奉天翊
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威寧伯歲祿
千二百石予誥券子孫世世承襲越既封不當復領都察

院而御史許進等上章稱越功德引王驥楊善例請仍領院事而越亦不肯就西班欲仍例大學士萬安吏部尚書尹旻而下俱許之自是益精心事汪直而陳鉞得為兵部尚書　上嘗曲宴內伶戲為貴人裝兩手各操金鉞恣睢而前問何人曰汪太監所持何物曰兩鉞耳不仗此不能一步　上笑而弗罪也當是時保國公永師至榆林甫三日無功召還尋復命越等出師至大同適虜從東山等墩入境剽掠越縱兵擊之擒十人斬首百十三級獲馬七百餘匹　詔進越太子太傅增歲祿四百石復錄一子官是役也斬級少於法僅下賞而封拜横溢則　上以直在事

欲貴重之越於是改掌前軍都督府總督五軍十二營兵馬蓋越以文臣爵不得俟改右班或可得侯也而汪直亦爲其儕所忌惡遂復命越爲平胡將軍直仍監其軍駐宣府調度擊虜虜已退越等請班師不許遂廵延綏而虜入寇河西清水营等處越等使遊擊將軍劉寧敗之於塔兒山參將支玉敗之於大衆梁延綏總兵許寧敗之於三里塔擒十二人斬首虜三百十七人功最多虜亦創懼不敢近邊而捷聞俱加祿五十石汪直賞亦薄尋改越征西將軍塡大同猶與直共一鎮大學士萬安等巧請移越帥延綏以離之而命延綏帥許寧塡大同言者以寧直不相能

遂改直於南京御馬監既行則姦事大露　上乃命給事御史論糺直八罪因併糺越詔削越官爵追誥券徙置安陸州而盡奪其諸子錦衣都指揮使等官越之敗由汪直然直尚得爲奉御一時朝士大夫雖快越之去而有謂其罰太重弗平者越最名能知人其在臺所旌拔御史屠滽侶鍾等皆爲大官以至同列而故吏將佐多顯貴時時稱越才弘治初赦還鄉尋上書自列究狀會有左右之者得復左都御史致仕越居常甚奢華自奉若諸侯王而其御軍恤下財徃來若流水籠罩豪傑不知所從人皆願爲之死機事百端閃倏變幻出沒若神鬼年行過陝西秦三邊

宴奏伎越語王下宮爲王吠犬久矣寧有以相酬者因畫乞其伎女歸一日大雪方坐地爐使諸伎抱琵琶捧觴侍而一千戶詗虜還郎召入與談虜事甚悉大喜曰寒矣手金巵飲之復談則益喜命絃琵琶而侑酒郎併金巵予之已又談則又喜指其中最姝麗者曰欲之乎以乞汝自是千戶所至爲效死力積功至指揮其夜襲虜帳將至風暴起塵翳目衆咸欲歸一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而風使虜不覺歸而卒遇虜人掠者還而我據上游皆是風也越不覺下馬拜功成推卒功以爲千戶越之在安陸與還游田池射獵帳飲聲樂如故家近京得通於中貴人李廣爲上

言之中旨召掌都察院事為臺諫所論阻時西虜犯邊急兵部言宜得一重臣時屠滽為吏部知越且德越而中貴人廣與之以越名上　上遂許陛見　上慰諭有加進太子太保仍兼左都御史總制甘肅寧夏延綏軍務諸鎮守巡撫而下悉聽節制仍許以便宜行事越至即擣賀蘭山之別部行剽者襲之斬首捕生過當捷聞加少保太子太傅請復哈密封以兵援其王還國疏上不報而中貴人廣敗自殺言者皆首攻越　上雖雅重之不為報而越坐憂悸病劇遂卒年七十四贈太傅謚襄敏祭葬如禮越之再起欲還伯爵竟不得而諸子多官環列清

弇州外史曰當趙時天下咸貴其才至於今西北邊稱良將毋如趙者楊一清王瓊方之蔑如也卓吾曰此妙絕人才難有難逢弇州識之當稱具眼

逸史氏曰余聞沈先生周云始咸寧伯與保國公永帥千人巡邊虜猝至主客不當永欲走咸寧止之爲陣列自固虜疑未敢前薄暮令騎皆下馬銜枚魚貫行毋反顧自率驍勇殿從山後走五十里抵城虜不覺明月乃謂永曰我一動虜躡踵無噍類矣結陣示暇形也以惑之也次第而行且下馬無軍聲故虜不覺也

都督王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信字君實南鄭人正統中世官寬河千戶父忠征進北歿戰母岳氏生公半歲持節旌爲忠臣節婦巳巳虜犯京師拒戰西直門功陞指揮僉事景泰六年從征五開諸蠻遷指揮同知天順五年破曹賊東市遷指揮使成化初守通州改守倒馬關移守荊襄二年石和尚劉千斤反荊襄公進據房陵民兵不滿千人賊四千餘衆突至圍公主帥逗遛不援公多張旗舉火晝夜不息歷四旬餘開以死士出城五六里舉火砲賊以爲援兵至驚走追斬有功陞都指揮同知鎮臨清兼管倉糧移鎮湖廣條陳八事又條上愼專任實倉儲修兵備禁科罰四事十七年疏言湖廣

鐙爽雖腹中之蠹實無能爲但我算奸黠之徒利其竊發可以邀功今但選精銳常加隄防勿踏前非其患自息荆襄流逋本意逃避徭役長子老孫已成家業濫加誅殺恐傷和氣南畝之農無所蓄積收穫未竟儲糈已空機杼纔停布縷何在乞選公正仁惠守令大加存恤濫陞官員無慮千百無一矢之勞冒崇階之賞乞查勘削除三司方面所以折衝禦侮承宣激揚當公以將物廉以律己所部指揮劉斌張全智勇過人力薦於朝且云英俊之子處心剛正寧肯抑心低首奔走媚求若不曲加攬訪則賢才多隱志士沈匿陞都督同知總理漕運郎日上道常語人曰荷

國厚恩未能報稱此行當以江水洗滌肺腑少盡區區公

洗穀簡重被服儒素出入省騶從歷鎮大邦不營私產平

居默坐展玩經史寛袍緩帶糲飯蔬羹故人婚喪傾心賻

恤出鎮三十年笥無華衣廐無肥馬鈴閣之下寂無人聲

子繼善從善皆舉進士有名

卷十三終

熙朝名臣實錄卷十四

秣陵　焦竑　輯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 新建侯王文成公

公名守仁字伯安餘姚人也父華成化十七年進士第一人歷官南京吏部尚書公少有才名弘治五年與胡端敏孫忠烈同舉鄉試公中弘治十二年二甲授刑部主事十七年復除武選主事正德元年劉瑾亂政公首抗疏瑾怒杖公闕下謫貴州龍場驛丞四年閏九月陞廬陵知縣則瑾誅矣十二月入覲陞南京刑部主事即月調驗封陞署員外郎又調文選七年陞考功郎是年冬陞南京太僕少

卿九月陞南京鴻臚卿十一年七月陞僉都御史巡撫南
贛汀漳等處公至置二匣行臺前榜曰求通民情願聞己
過當是時宸濠蓄逆謀江西上流山谷中劇盜出肆刦掠
焚官府篡獄囚廣東湖廣江西諸撫臣相觀望乂之積至
數十萬宸濠又輙與諸賊通曲護賊十二年七月公請提
督軍務兵部尚書王瓊柔奇公請 上即與公兵符攷提
督是年茶寮賊大起江廣湖郴騷然 上命三省會征公
首誅通賊監生與謙十月督江西兵自南康入破横水左
溪巢 進戰奔桶岡十一月又攻桶岡大戰西山
界賊大潰盡殪之凡破巢八十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

百有奇釋其脅從千餘衆歸流亡使復業度地居民鑿山開道夷其險阻浰頭賊尤悍黠擬官僭號是冬羣徒既殄益增機險阱毒虞王師公休士歸農若不復用兵者明年正月討擒賊魁遂進兵擊其巢連破三浰乘勝逐北大小三十餘戰滅巢二十有八俘斬三千餘三月還師開縣置官司堅明約束諸賊藪盡爲治境虔吉人皆立生祠歲時祀公四月陞副都御史廕子錦衣百戶又進千戶十四年六月宸濠反公適勘事福建道經豐城與縣令顧泌指心籲天誓不與濠俱生急走小舸返吉安與知府伍文定謀起兵討賊發檄召江西知府邢珣等又密遣諜四出投檄

言京師及湖廣廣東西南京淮安浙江各發兵共數十萬以疑宸濠使不敢出南昌賊果疑四路兵至不敢出遲回半月日乃出南昌攻南康九江安慶而公兵則已大集矣郎傳檄罵宸濠賊遣人齎書與賊心腹李士實劉養正及閔念四吳十三若有約內應者宸濠得致書人及書遂疑士實等士實等勸宸濠去安慶直趨南京否徑出蘄黃趨京師宸濠不聽公遂進兵攻破南昌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條及宸濠子三哥四哥宸濠時攻安慶聞而解圍回顧巢穴公迎戰樵舍縱火攻之大破賊擒宸濠及其子大哥當走時南京大震非公在上流疑賊賊不犯南京必走蘄黃

公旣擒宸濠諸奸佞江彬等導　上南巡下詔親征諸奸
佞詭言巧譖百計欲去公當是時宸濠未死諸奸佞素通
宸濠得金錢者多在上左右頗有異謀畏公不敢發公深
機曲算內戢凶倖外防賊徒撫定瘡痍激勵將士日夜如
對勁敵宸濠竟得伏誅內閣大臣素惡王瓊因忌公以提
督軍務得專制召兵平賊歸功瓊久之不賞嘉靖改元詔
錄公功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遣使迎至
京宴勞諸忌者又以錫宴勞費爲詞嗾言官論沮公不使
至京未幾外艱去服闋竟不召讒謗益起屢形奏牘雖封
爵賜號竟不與鐵券歲祿一時勤王有功諸臣中傷廢斥

殆盡唯伍文定得陞副都御史蔭一子千戶公不勝憤乃上疏再辭爵且極論白諸有功者竟格不行嘉靖五年岑猛叛兩廣聚兵討猛猛死田州而其黨盧蘇王受相結再叛益發四省兵嶺南大困起公代姚鏌公至開示恩信班師撤旅蘇受等自縛來歸公薄示懲遣歸農刻石云爰告思田毋忘帝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文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田州石刻云田石平田州寧田水濃田山迎府治新千萬世鞏皇明嘉靖歲戊子春新建伯王守仁勒此石告後人公論蘇等朝廷宥爾宜有以報皇恩衆皆頓首願効死公因八寨反側久毒嶺表密與蘇等約

期日去又先因禾樂保靖土兵自嶺南還喜與領兵官約過八寨與藕受等兵相犄角徑擣其巢或遏其前或截其後或張左右翼夾擊之誅斬萬計而八寨亦平桂文襄素忌公言公挾詐專兵時公病乞致仕至南安卒桂又言公倫宸濠攻城紀律不藏奏捷誇張已甚及斥公學術不端壞士習乞削奪官爵　上惜公功但停恤典子不得嗣封而已公英敏天成機權莫測其用兵也訓練嚴明籌畫精審對客笑談萬衆遄集擒酋斬馘獻凱轅門左右尚不知也

王世貞曰前是守仁上宸濠僞檄末謂　陛下在位一十

四年屢經變難民情驛騷尚爾廵幸不已以致宗室黠者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且今天下之覬覦何特一寧王天下之姦雄豈直在宗室與言至此悚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晚節莫安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皇上宜痛自克責易轍改絃罷絀姦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絶跡廵遊以杜天下姦雄之望則太平尚有可圖臣民不勝幸甚左右多弗悅以守仁方起義師不能難也而

上則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總督軍務率京邊驍卒數萬南下使太監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爲提督以數千人由江而上抵南昌守仁乃俘宸濠取內道以獻忠泰

等使人要之於廣信、守仁弗聽、抵錢塘、遇太監張永、永時稱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在忠泰輩上、而故與楊一清善、除劉瑾、天下稱之、守仁夜見永、頌其賢、永悅、守仁乃極言江西遭禍亂、民困已極、不堪六師之擾、永深然之、乃曰、吾出爲羣小在　君側、欲左右調護　聖躬耳、非爲功來也、第事不可直致耳、先生功吾自知之、守仁乃悉以宸濠等付永、而身至京口欲謁　駕、不果、會有巡撫江西之命、乃還南昌、而忠泰等前已駐師南昌、銜守仁不待、故縱其卒傲守仁、欲以爲爭端、守仁厚加恩禮撫慰、卒皆悅、乃不能有所加於守仁而歸、復譖之　上、謂守仁且反、獨張永保持

之於是守仁請賑卹其士民且以大水自劾語極懇切皆報聞世宗初召守仁入受封而中有沮者謂國甫大喪不宜舉宴賞中道止之特拜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遂歸省尋論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父華亦得封如之華尋卒守仁憂居以功高文臣預五等爵忌者蜂起有目爲僞學者有以下南昌縱士鹵掠及得寧邸之金寶子女者至有謂初通宸濠謀槩其不勝而背之者言絕醜不可聞而所封獨守仁與吉安守文定至大官當上賞其它皆名示遷而陰抑絀之守仁不勝憤乃上疏再辭爵且極論白諸有功者溢肯辭

論、不聽、會守仁之所善席書、與門人方獻夫黃綰皆以議禮得幸　上、力稱守仁賢、而張璁霍韜等、皆有所推轂、然江西輔臣、故銜守仁、不但不薦、猶持前論、而其鄉人之忌者、至誣之史、以故推兵部、若三邊、若團營、皆弗果用、而最後乃出征田州、守仁之出、由張璁桂蕚薦、蕚本不善守仁、以璁强之、及蕚長吏部、暴貴喜功名、風守仁取安南、守仁辭不應、楊一清雖雅知守仁、會黃綰上疏稱守仁賢、謂當入輔、而又有他疏、陰指一清、言辭甚厲、一清亦不能無移憾也、守仁既病、上疏乞骸骨、北歸度大庾而革、卒於南安舟中、年五十八、桂蕚因奏參其擅離職、并處置田州事宜

失當、下公卿議、僅不奪其爵、而停世襲、盡停其他卹典、隆慶初、用諫官言、乃贈新建侯、諡文成、賜葬予祭、乃贈誥詞、推明爲元勳聖學、子正億得嗣爵、正億卒、子承勳嗣、

鄒崇簡曰、王公才高學邃、兼資文武、近世名卿、鮮能及之、特以講學故、衆口交訾、蓋公功名昭揭、不可蓋覆、唯學術邪正、未易銓測、以是指斥、則讒說易行、媢心稱快、爾今人咸謂公異端、陸子靜之流、嗟乎、子靜豈異端乎、以異端視子靜、則游夏純于顏曾、而思孟劣于雄況矣、公所論敘古本大學則言、傳習錄諸書具在、學者虛心平氣、反覆融玩、久當見之、寧庶人反時、又能不顧九族、身任其事、不踰旬

朔卒平大難宣德樂安之變有如公者　景陵無騙黜之勞矣

李贄曰陽明先生在江西與孫許同時則爲江西三忠臣先生又與胡端敏孫忠烈同舉鄉薦曾聞夜半時有巨人文場東西立大言曰三人好作事已忽不見則在浙江又爲三大人矣且夫古之立大功者亦誠多有但未有旬日之間不待請兵請糧而即擒反者此唯先生能之然古今亦未有失一朝廷即時有一朝廷若不見有朝廷爲胡虜所留者舉朝晏然三邊晏然大同城不得入居庸城不得入即至通州城下亦如無有此則于少保之勳千載所不

可誣也若英宗北狩楊善徒手片言單詞獻喜也先遂令也先即時遣人隨善護送　上皇來歸以予觀之古唯廝養卒今僅有楊善耳吁以善視養卒則養卒又不足言矣此皆今古大功未易指屈則先生與于與楊又為千古三大功臣焉者也嗚呼天生先生豈易也邪在江西為三大忠在浙江為三大人在今古為三大功而況理學又足繼孔聖之統者哉

都督僉事劉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劉公璽字廷守南京龍驤衛人博雅閑將略為提學御史陳公琳所器重襲世職即以才能選視龍江右衛軍政未

參遷撥船廠把總公以清慎勤蒞之無不肅然大司馬喬
公宇少司馬王公倬薦陞南京旗手等衛把總運糧值
武廟時江彬用事以勢迫公索運船之利公瀕死不從臺
諫薦奉　勅守備浙江溫州等府地方到任即清宿弊訪
民瘼郡人大悅兩越月總督漕運中丞陶公琰特奏溫處
一隅漕運重務必得公乃可拯江西之弊陞都指揮僉事
江西都司把總運糧溫處之人具狀撫按乞留不獲乃勒
石建亭民到今思之江西總運自宸濠之亂歲兌者越歲
不克完公盡心區畫本總自是獨盛科道撫按交章薦剡
推掌江西都指揮使司事時巡撫中丞盧公應期知公公

明每屬以疑獄多所平反公乃請依期給糧以郵軍士清衙門宿弊以杜奸宄革吏民入司之公罰除衛所冊文之枉觧請廢府之餘材以立官衙出城濠之租稅以歸公府養政美意不一而足時公祿入猶薄自處有寒士所不堪者于是科道撫按薦疏交馳士林有青萊劉及劉窮之號當道者亦以聞之　朝廷王公守仁以總制經江西一見即重之奏取副叅　命未下而王公卒遂奉　勑克叅將協同漕運兼守淮安銓注錦衣衛即有議處船粮以免凍阻之患皆議行言官又累論薦奉　勑陞署都督僉事掛□官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公奏增餘丁月糧以搭

勞逸定考課以裨軍政明漕規以一衆心疏濬江南河道以濟糧運折兌山縣糧米以免稽遲凡三十餘疏至今爲漕政良規復患淮揚河道淤淺奏起四府丁夫開濬功成

詔賜白金彩幣隨遇　恩例覃授　誥贈三代卽具疏乞休合屬狀留如去溫府撫按以聞得　溫旨慰留再疏遂改僉南京前府事南道復薦改僉後軍都督府事赴任歲餘乞休復改僉南前府甫半歲再被　命充總兵官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公再涖以來于勞瘁愈不假借惟冀退休未幾得解任回鄉行李蕭然書數卷而已丁未　詔復起公而已寢疾矣公平生志意恬退漕例總兵三年當晉級

賜玉帶大司馬張公瓚、毛公伯溫、先後欲爲公請、公皆力辭、少事父疾、極晝勞瘁、遭喪哀毀至嘔血、弟早喪、撫其遺孤、愛踰己子、官雖廉、歲時必捐俸以賙親黨、至于故舊屬之金于暮夜之間、還亡友之寄于十年之後、嗚呼、公之德亦盛矣、公問學該洽、議論識見、出人意表、外嚴毅而內沉靜、人不敢干以私、平生無他嗜好、不置侍妾、雖燕居衣冠端坐、無惰容、亦　國朝人物之表表者、

尚書王暐昭德錄叙略云、始予友公于江閩、覩公面巉削、無遲頗聳肩、敝服類寒士、及聽其言也、亹亹纚纚、依理據法、與之上下論議古今人物事理、是是非非、無所舛謬、載

稽其績效、井井秩秩、具有倫敘、退省其私、程身飭行、毫髮無所苟、一日巡按御史蒞南昌郡學、郡學生講中庸天下國家可均章、至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御史問諸生、若鄉人先輩誰可當此、諸生未及對、則曰文天祥其人也、公在坐聞之、縮頸側面、斷斷作喉語、曾謂以專肅之行、加諸仁至義盡之夫、仁至義盡外、何處更討中庸、欠身欲起辯、同儕躡其足而止、其他應物酬事、多類此、所親或規其戇、予特姝然徹之、因與定交、晚獲同濟務于淮、濟務間多紛糾、公能熟悉肯綮、予賴裨益焉、予嘗病總漕者之不盡得人、因憶正德中運事大困、公嘗任把總、適河凍舟阻、糧愆于

期公以兩葛衣夾木棉以禦嚴寒悉力經理卒免于罰漕
卒依公若父母然當是時權奸用事率以悖入之貨逼齎
漕總領侏各船而倍責其息運事困憊多緣此故公乃預
寘一棺舟中右手持刃左手招權奸很斡言若能死祀吾
用吾殺汝即自殺卧棺中以明若輩之害吾軍也吾不能
內若貨以困吾軍其人愳而退然終亦不能害公談者迄
今作氣不謂公而嶢削無涯顏聳肩斂服類寒士乃能爾
爾使總漕者之盡得若人焉運困其有瘳乎
僉事陳感訶鼐編云公字廷信少業儒有名居官廉潔不
受錢舉公推轂致位兩府初分閫江西計廩而食妻子布

衣不完、巡按穆御史相特疏薦之、有條友比之學官家人謂之窮鬼等評推總漕運　上識其名喜曰是前窮鬼邪亟可其奏、公夙請利弊、興罷殆盡、士心悅服、侯勛方有寵請公爲市南物、付運舟分載入都以罔利、公不應、以疾請告久之、總漕非人、復召用公、有欲得公位者、嗾言官論劾罷歸、卒、晚年祿入既豐、輿服稍踰昔、疏乃謂其昔稱青菜劉、今爲黃金璽人多冤之、　贊曰國有大計、曰惟轉輸、既稱利府、亦曰要樞、自靖自獻、利人足國、上友恭襄、丹青麟閣、

## 錦衣牟公　事　康陵

公名斌字益之正德初掌錦衣鎮撫逆瑾竊政遂方正大臣言官劉蒨戴銑等凡數十人下詔獄公輕刑緩械典爲申救任御史者自愬諸僚上奏時置其名彼寃他出公曰古人恥不與黨人爾得與名乃悔邪瑾令復獄詞去銑既首椎閣字公不肯謂其僚曰存此則諸君子臣節白他日昔宋鄒道卿以失原奏被害吾儕以自爲計奏入瑾大怒又偵知公庇言官矯旨廷杖公垂死瑾誅公復任鎮撫知府劉祥與內臣相訐下公治內臣賄張雄令曲祥并賂公公不從雄陷公安置武昌感疾而卒公再用時長子死工部官賻三百金公指其兩子曰斌司刑不道天禍一于天

若受金行及此矣公庫屋敝衣再遭禍怡怡若分然崔銑曰正德中前則劉瑾恣行其毒中則張永巧蔽其惡終則張忠張雄錢寧江彬肆其愚暴士靡靡矣全臣節者大學士劉公忠尚書傅公珪及公凡三人公前有袁彬者以小校從 裕陵北狩當是時文武羣臣或捐軀草野或叩頭鼠竄彬獨從 上恭謹服勞駕還入南宮陞試百戶復併後陞都指揮掌錦衣衛事門達中傷彬謫南京達敗戍邊召彬還嘉靖中劉東山之獄錦衣王佐忠勤廉勁有名

總兵楊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楊銳字進之其先徐之蕭縣人曾祖某正統間以功進南

明之功非楊公冊之成賦何以宋辭



京羽林前衛指揮使父贇嗣其官掌小軍營公自兒時有識警弘治庚申代父官羽林總神機營正德元年掌龍江右衛事衛久稱敝至是一新二年督造漕艘于淮浦歲計費有贏御史中丞總戎與議大事曰非銳不可四年總江西十二衛所儲運艘艘聯屬比之陣法加嚴運無後期凡八年進署都指揮僉事奉俞書守備九江安慶諸郡駐軍皖城求余闕城守事曰今日當不足憂也九年盡獲江賊于蓮花洲監司喜以事 上聞公曰江賊奚足憂所慮者豫章耳意指寧濠也又謂九江為鄱陽上流不可悚湖最要害當以九江甲左所一旅置戍於湖口縣之高嶺可遠

望有警可即達也乃繪長江圖具事標識尺數本呈南京機務司馬重臣及臺院司江防者又請造戰艦若干艘習水戰于江上十一年與臺院畧議兵食繕皖城周城中多浚井十四年六月十四日寧濠變作即告變京師先引軍設鉤距於江側禁勿泄二十有七日寇至船二百餘艘抵岸爲鉤距所破繼至者以千數公坐城上與衆誓勦逆當得大功告郡守張文錦俾發府庫金懸以示賞有寇衣緋者稱凌十一先登公引弓中其首其子繼登貫其吭而死於是懦者皆起城上建大旗書勦逆賊以壯士氣有安慶人僉事潘鵬持黃紙衣緋擁騎至城稱後兵數十萬能以

城降、得不死、公語鵬曰、汝死已後、尚覥顏爲悖言乎、吾乃至矣、捕鵬家一人、腰斬棄城下、鵬乃遁去、寇爲敵樓數仞、向城有申胄者、出闉楯外、持鉤距大呼、公發矢中左腋、棄火齊發頃之、樓燬、死者不可計、八日、宸濠船泊南岸、聞不克、大怒、率衆分攻五城、各首舉木爲蔽、甚急、公裂方布覆紙裹藥火千數、散投所蔽木上、火發盡棄走、火光周匝不絕、寇無所遁、十二日、寇於北濠結木爲棧、與城樓挾兵而進、城中大驚、公曰、事急矣、乃詭以大將軍火銃、實石被絣、金鼓躍城上、向寇、兵望見大潰、潛使一卒從間道出、燒棧絕、十六日、寇衆解體、且暑甚、溽力憊、夜斷維去、公募善泅

者數人於船中聞新聲即斬首絕其纜放之江中又遣一二強卒突入岸上營舉火礮城上應之乘勝捕殺聲震數里是夜宸濠浩歎出涕舉帆順風而返奏捷 武皇下璽書褒之曰十八晝夜勞苦可嘉朕心大悅又賜有忠勤報國戰守奇功二楊賞授都指揮僉事克參將仍守安慶兼湖廣地方公疏舉鄭公岳胡公世寧當大用甚鄭嘗為布政胡嘗為副使以拒濠譴者濠既平十六年司馬部論功進公為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廕子評為羽林千戶又疏辯舉御史楊必進嘗與謀于未變時者廷臣多賢之安慶立生祠以祀嘉靖元年僉書府事掌伸威軍營未幾以三

闕弗靖移守保定諸郡授驃騎將軍四年詔還京師保定人亦立祠生祀之至京掌立威營五年以母老乞歸養改南京右軍都督府八年制下授公總兵官鎮守遼東掛征虜前將軍印至鎮秋毫無犯士卒思奮明年改漕運總兵官掛漕運印兼鎮守淮安等處地方明年忌者有言乃罷歸南京又明年以疾卒嗚呼宸濠叛作一時討平之人可謂有社稷功矣新建伯王公守仁奪其爵大司馬伍公文定罷其官都御史張公文錦王主事冕皆遇害公位至西樞兩懸將印終老牖下復何憾哉公自立官足不及權門請託身歿囊無一錢諸子鬻衣爲葬

## 咸寧侯仇公

事　康陵

仇鉞江都人世指揮同知立功陞使充遊擊將軍寧夏驍勇敢戰正德五年寘鐇反鉞陷賊中京師訛言鉞從賊與武營守備保勛者又與賊聯姻為之外應李文正曰鉞必不從賊勛以賊故姻遂疑勛不用則諸與賊通者皆懼不復歸正矣白　上用勛為參將以鉞為副總兵討賊命下纔數日勛疏上言臣母及妻子俱在賊中臣義不顧家恨不飛渡黃河食賊肉謝朝廷鉞亦稱病臥陰約遊兵壯士候保勛楊英諸兵至河上乃從中發為內應伏蒼頭背負没河潛入見鉞言諸兵已至河上列營鉞嗾人謂賊何錦

宜急出守渡口防決河灌城遏東岸兵勿使渡河鐇果出而留賊周昂守城鉞又稱病亟昂來問病鉞猶堅卧呻吟言旦夕且死蒼頭卒起捶殺昂斬首鉞起披甲仗劍跨馬出門一呼諸遊兵壯士皆至遂奪城門擒寘鐇充總兵寧夏封咸寧伯食祿千石與世券仍總兵方寘鐇之變朝廷遣張永同楊遂菴將兵出討遂菴謂永曰寧夏事不足平仇鉞在彼非久當有捷報蓋鉞自列校楊公識拔以起者其蚤受知於大賢如此七年充平賊將軍征流賊功進侯與世券加祿百石十六年子恩病恩子鸞嗣侯以罪誅

太保梁武莊公　事　永陵

公名震、新野人、世榆林衛指揮使、嘉靖七年、陞署都指揮
僉事、協守寧夏興武營、慣戰敢先登破虜、八年、進遊擊將
軍、益奮厲士卒、練訓東西援應、有斬虜功、十一年、進副總
兵延綏、十三年、斬虜首功、歷陞都督同知、十四年、總兵鎮
守陝西、當是時、關中少虜患、大同宣府、虜數入塞、殺掠吏
民、十五年、陞右都督、改總兵大同、大同自五堡之役、殺巡
撫張文錦、參將賈鑑、尋又殺總兵李瑾、鎮巡每甘言煦之、
稍不如意、即反脣瞪目、或飛章詆言以相搖撼、公聞命、率
家丁五百人、馳至雲中、申明約束、曰、我無爾凌、爾無我叛、
王法軍令具在、我不敢破紀綱誤國、其家丁時時向鎮兵

語曰爾敢蔑主將者恃衆耳兒郎輩無不一當百五步內恐爾不得用其衆耳自是鎮兵稍稍斂縮十六年春公率兵出玉林川斬虜首一百四十進左都督又出黑山門猫兒庄各斬首八十叙一子百戶十八年公鳩卒給餉修五堡軍中不敢譁公益身先之與同甘苦五堡竟復虜不敢近塞公卒以五堡功贈太子太保公沒五堡亦旋廢十九年二十年俺荅阿卜孩吉囊三入雲中塞直逾太原窺平陽公不死五堡不再廢虜亦不敢輙輕入自是鴈門河東雲中上谷殘破　朝廷亦思公優與卹典贈太保諡武壯

公在邊專練家丁時時出塞劫虜營虜不敢輙近塞得虜

督馬畫與諸出塞劫者以故人皆效死趨利虜以故益畏公或請公出邊起寨者起寨律有之謂承平時虜牧徠爲生不擾我邊而我邊將撲殺邀功也乃令虜數深入駐帳塞上官堡民堡十去七八我曾搗巢否也公卒家丁無所歸等臣以聞令入伍與衣糧邊將頗得其力

李贄曰余所見有俞大猷戚繼光所聞有周尚文郭琥皆具將材乃顧養謙獨以大將推俞而謂戚只可稱名將豈其然乎今紀効新書等所言具在文亦切約可誦可畏安在其不能大將也要當以俞戚等爲嘉靖大將名臣而以顧養謙爲當代豪傑名將

都督馬公　事　康陵　永陵

都督馬永遷安人世金吾左衛指揮好讀左氏春秋及兵法機警善射正德中江彬統宣府兵練西內卽自稱疾篤不隸彬以參將守太平虜入塞再創去充總兵官治三屯盡簡諸軍散遣其老弱聽其農市取其庸倍給諸健武者健武卒咸奮習武藝益精當是時漁陽一軍稱獨雄未幾

上至喜峯口馳馬欲出塞永叩馬諫不可　上注視久之顧內侍曰此馬永耶笑而止朶顏酋把兒孫結諸虜邀官賞不得輒入塞永迎擊再敗之自是效順保塞嘉靖初大同軍亂殺都御史張文錦參將賈鑑朝議且撫永力言不

可撫他日九邊效尤將有河北藩鎮之禍　勅永出居庸討賊以流言而止疏乞宥大禮言官奪總兵銜祿南京十二年大同軍再亂召至業已撫復還南十四年遼東軍亂召總兵遼東十八年軍再亂以家兵捕斬軍遂定陞左都督卒於遼遼人為罷市哭喪過瀋陽瀋陽人亦哭罷市兩鎮皆祠祀焉永為將善詗虜情先知所從來及衆寡因勢設伏以故虜往往失利去善養士卒同甘苦又善知人所奬拔列校皆拔起為方鎮云

都督沈公　事　永陵

沈希儀其先臨淮人也廣西馴象衛世指揮使未弱冠已

能馳馬手搏賊征永安盜陷淖中騰而及於陸三酋前趨之希儀捩頸以過鏢排右足讓刀顧射鏢者中决項死又擊刀斫刀酋於鐙間斷其頰車又射其弩酋竟却其追兵而還遷都指揮僉事務浦賊八千人行剽歸倉卒部五百人往扼之蛟龍滑石兩灘相去數里希儀曰滑石灘狹行引繩乃濟雖衆可薄也蛟龍灘濶衆成列難圖矣吾欲奪其濶而致之狹伐岸竹揭岸上編筏以為繖頃刻成數百旗插之蛟龍灘令羸卒數十人守之以疑賊賊果趨滑石且半渡發伏擊敗之遷都指揮同知嘉靖六年岑猛叛姚督府鏌奏行誅召與計曰歸順岑璋猛婿翁也當助猛奈

何希儀能素得土官陰事曰瓊女失寵而瓊心恨猛貌合
耳是可使擒猛何謂助乎督府復曰猛乘上流勢擁兵下
如建瓴邕梧危矣奈何希儀曰是不足憂土官大率飽富
貴戀巢穴所爲叛者懼誅耳豈有遠志乎督府又慮猛且
走交南曰猛走交則閉不能歸彼豈無慮哉於是分五哨
進師希儀將中哨當工堯工堯臨而糧盡乃潛渡江詣左
哨將乞糧請并兵攻工堯左哨以分地爲解希儀笑曰兵
糧吾自足試君心耳還夜分軍三百人緣山上繞出工堯
背而賷餘糧爲稀糜食士合戰戰疾力而所遣軍則已立
幟工堯山頂矣賊大驚遂入隘得其積粟食軍乘勝攻田

州初歸順岑瑛素信希儀使圖猛則遣兵二千人陽助猛精卒千人名護女實爲間官軍得工堯則先畧工堯破猛出走則擁入歸順左哨將知之壓歸順境索猛歸順斬他囚首以獻而先一日希儀已獻猛馘梟軍門矣督府議設流官希儀曰思恩設流官反側至今兩賊行合從且復起不見聽而田州果叛後竟復土官田州乃平擢右江參將右江故治柳州柳在萬山中城外五里即賊巢軍民至無地可田而城中兵弱不足任前守劉璉殰於賊希儀至鼓士氣破賊諜者耳目偏官府帥閫閫中稍動色賊在鄰洞數百里外趣知希儀至是令熟徭恣出入嬉遊城中而求

得與從通商販者數十人厚撫之使爲詗於是賊動靜聲息顧往往爲我所先得所鵰勦風雨來去每出勦卽肘腋親近不得聞至期鳴號則諸軍立集聽令曰出某門旗頭卽引諸軍貿貿行問旗頭旗頭自不知項之剳營賊衆至戰方合而伏又左右起賊大敗去已賊寇他所官軍又已先在雖絕遠村聚賊度官軍所不至者寇之軍又未嘗不在賊驚以爲神卽官軍亦不知希儀何自得之也所鵰勦必其剿巢縛管繩爲記無妄殺於剿賊巢得婦女牛畜果鄰巢者悉還之惟陰助賊者還軍立勦曰若奈何陰助賊戰或刀弩而鬥鬭者曰罰若牛五若奈何刀弩鬭我師於

是賊詟服無敢陰助賊及門瞯者嘗欲勦一巢乃佯卧病所部人問病謝不見明日入問希儀起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即起出獵去賊一二里而止營軍中乃知非獵也最後計擒其尤黠猾善戰者支解之四懸城門見者股慄常以甚雨凄風天冥冥夜察諸賊所止宿散遣人齎火若砲衣毳帽與草同色潛巢賊中夜砲舉賊大駭曰老沈來矣挈妻子蒲伏山頂兒啼女咷往往寒凍死或觸厓石死妻子相怨汝作賊何利至此明詷之則寂無人所散遣出他巢者亦然他巢大驚已相聞愈益驚陰詷之則老沈固在祭所不出也自此賊膽落或易面為熟徭而

柳城旁一童子牽牛行深山無敢詷者矣後熟徭既伏公
威信調征他巢雖懼讐不敢不往甚而大雨徭懼失期沮
溪水以愬要有溺死者論者以爲自廣西爲將韓觀山雲
之倫能使徭不爲賊比希儀則能使徭人攻賊前此未有
也思恩奏設流官而州數反側不靖已聞濬有子曰金在
鎮安叠洞洞酋楊留者在賓州乃辭去曰留小主人在請
往希儀時方憂思恩聞留言則大駭以金去賓州近而留
態之且爲賓州憂賓州危則廣右之咽喉立梗矣乃婉色
好語謂留曰是岑濬第九子耶我往征田時固聞之因作
自語狀曰岑氏其復乎欲以深動留已呼留入寄家要路

即得賂行爲金復官留乃大信且出復呼入曰韋貴徐五今分將思恩必譬金善防之於是金果將五千人因留以見門者懼走報請無納希儀罵曰金本土官子非賊奈何不納則引入厚結之又引以請兵衛隨盡散其五千人卒縛金而思恩復寧當是時非夙深計廣州幾失希儀在柳度十三年移淑瀘後總兵貴州會北虜入寇　詔起宣大未幾署都督總兵江淮已復調廣西貴州在江淮鹽販之警幾絕然天雨輒苦創痛數在告已還廣西瓊南五指山熟黎本馴順長法知州邵濬者黷貨虐使之而黎叛兵八年不休希儀言于督府曰法家斷獄必分首從今諸相嫁從

逆者如虎投穽勢不可釋宅諸夷疑而勦之則傷仁撫而勦之則墮信莫若衡携其首惡首惡平諸異志者褫魄矣是公以生賜萬州也都御史必進聽之而黎平進都督同知賜金幣改貴州人銅平巢甚奇然秘不告人人亦莫知也希儀膽勇機警善撫諸人爲耳目者賞不失頃刻嘗染危病所部卒至自残於神前以禱穿手刺股痛毒諸體者皆徧最後者一人至以箭穿喉其得士如此唐太史順之言余宦游得當世名將數人北馬永梁震西何卿南希儀震與卿予未之識而識希儀永永魁瓌長偉見人頫首下視寡言笑希儀短小精悍目炯炯燭人議論磊落激發皆

所謂偉男子也、故撰次其事、希儀謂余、言當世固多良將、患在牽掣齟齬、不能展、嗟夫、若希儀猶為未盡其用哉、

都督俞公　　事　永陵

俞大猷、其先鳳陽人、世為泉百戶、髫齓時、輒倜儻以豪傑自命、家酷貧、日不能再爨、顧誦讀不輟、銳意文事、已父卒、襲官、學騎射、輒命中、從李良欽學擊劍、盡其術、益悟常山蛇勢以為兵法、數起五猶一、猶一身五體、雖將百萬之兵、固可使合為一人也、嘉靖中、登會舉高等、以千戶守金門、上書部使者言兵、部使者呵辱之、奪官、大猷笑曰、此豈吾自見地耶、遂盡鬻其家、遊京師、以書干毛尚書伯溫、翟侍郎鑾、

翟得書驚歎謂之驚一單然終不盡用乃奉　勅守汀漳還廣東都司會安南叛人入欽廉爲寇諸司議募陸兵大猷曰賊由海來獨當以海舟破之若專備于陸賊舍此擊彼我不勝其備賊不勝其擊彼逸我勞非計也乃多集海舟以擊之連破之永安萬寧而安南函賊首以獻倭難作大猷以南直隸副總兵戰賊平望王江涇六金塲皆連捷而提督尚書張經以視師趙文華言論死大猷坐落職奪祖官於是東南之禍日亟復浙直鎮守而大猷言防江必先防海水兵急於陸兵蓋倭奴長陸戰令樓船高大集萬銃其上倭船遇之輙摧壓焦爛固我兵所長也善戰者毋

以短擊長而以長制短且海戰無他法在知風候齊號令以大舟勝小以多勝寡耳于是用舟師戰而舟山積歲不除之賊皆勦盜王直者徽人也以亡命入海據烈港勾倭夷貿易爲逋逃主　天子以連歲倭變劇皆直故必得之至勤精禋責督府胡宗憲令必得自効大猷言直在海島能以繒物誘倭來在彼國則一逋逃夫耳倭之來不來非關直誅不誅也若誘之來而殺之則失信且何以示後盍請諸宗憲不聽誘以來　天子聞得直則大喜詔殺直於是宗憲恚失信快快曰吾爲俞帥笑矣而羣倭聞殺直焚舟殊死戰大劇入掠閩宗憲懼乃奏言大猷違節制不窮

追以爲解而大猷逮詔獄謫戍邊饒平民張璉反僭名張官流陷江閩諸州縣　詔諸道合師二十萬討之而大猷遷南贛將時胡宗憲已來　詔兼督江廣矣聞璉出行剽下檄言賊棄巢出此自投死其速擊大猷前以違節制見劾幾得罪欲言恐禍及欲不言恐敗事已乃曰吾豈以一身之禍忘國事哉乃具言璉雖離巢出劫其妻子財實乃在巢若我以大軍迫其巢彼必聚衆自救譬之虎方逐鹿熊據穴而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還還而麼之如拉朽矣且三省會擊有期又豈可以數萬之師從一夫鬭走哉於是引兵萬五千人疾走柏嵩嶺瞰璉巢賊果歸保巢而

大猷出擊俘斬者千餘於是潛使說璉黨執璉巴爲兩廣帥所奪或請訟之大猷曰賊惡其不滅豈必在巳翌日班師不殺一人以示信陞副總兵賜璽書加節鉞命控制江湖閩廣四道兵加祖官一級會倭陷興化大猷自贛晝夜馳赴之駐秀山都督劉顯駐明山而都督戚繼光提浙兵未至上怒督府失泉城責戰急而閩士夫又洶洶急功大猷念賊且萬人能戰入死地官軍數倍相當若迫城而攻之彼實我虛彼飽我饑彼逸我勞一挫而東南之事去矣不若列營以困之彼欲攻柵以逃則彼虛我實彼勞我逸彼饑我飽而我師犄之可使子無遺且速戰勝亦

可遁負亦可遁此賊之利也遲戰則我兵日多守益固而賊日益困敵以戰爲守我以守爲攻於是星布兵營畫地鑿溝令東西通而列栅其上賊挑戰不動閩士夫訟共詬病之已竟殲賊諸將各加秩而大猷止賜金幣益閩士夫業已爲流言聞之朝矣倭三萬寇潮州與盜吳平相犄角爲廣患　詔移鎮湖廣羣盜憚大猷名競出降吳平雖不能堅決然亦說殺倭自效遂與倭人絕於是大猷請於督府都御史吳桂芳曰縱賊以出邊爲生路山賊以歸巢爲生路今潮兵驅賊入益深益深則益以鬭耳是死路也當大集精兵十圍五攻無使片甲得還如兵力單若不勝又

散之令得遁去則遷曠日久為勞費無已也於是將漳兵二萬以來果破平而御史以招異平為大猷負坐免官都御史為抗言於朝乃得留二源山表千里賊據峒如蜂房水窩介三郡六縣之間而雲溪尤固大猷曰此當誘而聚之者也遣王鸞者盛騶從克禪將為死間賊得鸞自安而大猷日發兵擊旁諸巢之未下者以趣之諸巢果畢聚雲（致人）溪以緩討乃陽言誅李明過雲溪巢賊出牛酒犒兵須臾兵悉集擊破之於是賞先登鬪死鬪而東峒遂平桂芳上其功云董五哨十萬之全師如奕棋着着先手剪三郡六縣之妖逆如振落次次剗平以為方叔元老之猷云大猷

爲將事先必周慮萬全既事性性爲善後長乆之畫爲人易簡無町畦而有容善忍以忠厚自任重然諾功則稱人罪則稱巳叅將楊克寛罪抵死大獻力爲當道言克寛忠勇慣戰請保任不効甘同罪詔獄時妻子寄食甚窘百戶鄧城亦就逮適有遺數百金者立與之諸推轂楊弘舉曾清之倫皆大聲疾呼期必用後皆爲名將禮布衣士爲上賓平生蒞官誓衆陳師鞠旅一決于理雖支干孤虛雲物氛祲堪輿奇遁兵家以爲務者未嘗一訊焉譚侍郎綸與書言綸近對人言節制精明公不如綸信賞必罰公不如戚精悍馳騁公不如劉然此謂小知知誠如霍子孟任如諸

葛亮大如郭子儀忠如文文山毅如于肅愍可以托孤寄
命則公之大受然也公精誠當不以老衰不爲時變哉蓋
信重如此而士大夫稱平閩浙功最者往往推戚將軍繼
光

都督同知萬公　事　永陵

萬表字民望別號鹿園居士浙之寧波人公生有異相玉
色方頤額有三文風神炯炯杭慷多大節相者奇之曰異
日當名高天下讀書一目數行下年十七襲衛指揮僉事
志在鵲起不事家人業晝習騎射夜燒燭讀書慕孔明寧
靜澹泊四言座右曰大丈夫經營天下如武侯然何能類

若偉求田問舍計乎庚辰武舉中式石學士閱公卷以爲奇並第一衆以所對多忤時語稍抑之尋授都指揮督全浙糧運晉觀浙江閩粲南都坐管錦衣已爲漕運參將者二漕鎮總兵掛印者二及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僉書皆以宿望爲當軸所推轂公歷漕既久國計紬繹河溝通塞祖制及時敝當復當釐靡不明習嘉靖庚子二洪水涸漕舟並阻議者謂黃河改流公著論析之力言漕河惟用洸汶沂泗諸泉足以濟正統十二年黃河決滎陽入漕河潰沙灣入海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塞之乃分流自蘭陽東至徐入漕必挾瀦而黃水始來稍稍與清合至正德六

年黃始盛來衝決方黃河來衝時清河狹淺水固易盈沿河設淺鋪每年轉運無滯也今二洪舊堤宛然可見但向者黃河漫漫一旦水落石出清河淺涸人心乍見不能無異其實則故河也蓋自洪達濟自會通至衛河一路堤坊原備河衝入爲漕害今二洪以下反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來至𤁅濬以引之此所謂以病爲藥也渦河在淮之南商船皆自淮入渦至祥符銅瓦箱以達陽武去衛河六七十里議者欲鑿而通之直至白河則會通河可罷公議會通河之塞自濟寧至臨清計三百八十里尚書宋禮發山東丁夫十五萬濬河建閘爲費不貲以彼棄七十

里之易而事三百八十里之難此無異故蓋鑿而通之則黃衛二水合二水合則衛決非常誰能障之此會通之運誠永利不可易也若于衛輝置倉歲以鳳陽諸衛之卒部鳳陽諸郡之糧令由渦河達陽武歷七十里輸于衛輝其勢甚易如昔山東流賊之變運道中梗又可爲備變一策

海運雖極險遠第浙中海船於遼薊皆能通之松江與太倉通泰州有沙船淮安有海[illegible]船嘗由海至山東蓬萊貿易云離天津不遠若以松江太倉近海歲糧厚與僱直量運三四萬石使海道漸請爲事變之備又一策也太倉則例每糧一石耗七升至縣斛若輕齎之羨以還運卒故卒

有餘力運無窮期後官悉收之腹削四出人不聊生公憤曰此其患不獨在貧軍而且移之國計矣大者蹶小者譏累累百千萬言且極陳本折通融爲國長利而又欲開河北山東圻內一帶荒田重農薄賦爲漸減歲漕之地尤根本至論議者遵之歲甲寅海上倭亂起公散家財募死士奮欲往擊會以都督僉書南京中府道經姑蘇與倭遇婁門楊涇橋公率所募及少林僧躬冒矢石挫賊鋒身中流矢不爲止遺書于子曰我家世以戰功死王事乃我獨恃文墨議論身不任兵今晚年增一箭痕不亦美乎時賊據七團八團爲巢我軍數戰不利公謂巡撫周公琬賊據內

地久近賊處民不得力因遁負日多催科敦迫相率而去為賊是驅之以助其勢也宜亟請蠲積逋懸賞格使就中作討以携其黨兼下募兵令土著之俑等客兵則人人樂歸如得士千即賊減千人也以較用他兵孰利議行歸者寖衆賊寖衰乃進兵賊懼夜遁殲之海上焚餘皇若干內地稍定因作海防議所經畫甚具賊方蜂屯諸島而欽王直者以驍雄黠其曹衆其跡鹵可誘而縛也為鄞人蔣洲陳可願遣使為間兩人雅善直其家坐通番逮約獲直以贖且以上賞許之日強聒當路前未及行而公卒後總督胡公宗憲卒遣洲使豐後山口諸島渠魁立致東南晏

然、一時謂爲奇功、不知皆公本謀也、公策夷情、洞如指掌、而論北虜、尤人所未發、嘗曰、古夷狄侵中國、未有中國人不爲之用、而能突入者、夫華夷異類、居處寢食絕不相同、豈甘心棄衣冠爲犬羊役哉、不得已也、比年虜人太原、殺掠慘毒、上厪九重之憂、中外章疏、類多攀截之計、所薦用者、大都善戰善陣之人、而於籌邊固本之道、則置而勿論、夫善戰善陣之人、急於截殺、乃一時救變之事、如醫家所謂急治其標者也、每督諸鎮之兵、日幸一擊、虜以爲玩、而他不暇顧、然卒不能禦、如病者屢投逐邪發表之劑、而邪卒不去、元氣不爲其所傷乎、古方製參蓍飲、發表逐邪、

必用人參固本者深有爲也且諸邊自將權移而邊政日廢矣自屯田鹽法壞而邊儲日不充矣邊儲不充而士卒殍死者衆矣殍死者衆而士心日益離矣士心日離叛亡日衆凡叛亡之卒虜皆厚遇之與婦生子給以牛馬孳息土俗漸宜心無變反而後用爲向導故地里之迂近兵力之强弱貨財儲庶人心離固將帥勇懦事勢難易皆得預知之而諸邊飢餓勦殍之卒聞先叛亡者幸少須臾無死也輙相繼以亡而不亡者亦無固志是則深可憂耳夫虜之來也不測而我之禦之無時諸邊日夕營營以目前爲事何暇爲邦本計乎此所謂决陂以取魚圖一朝之利者

也先是庚戌虜闌入塞內傳大都公聞之日夜東裝爲行計曰吾世受國恩今憂及君父豈臣子安卧時耶尋事定乃巳公少嗜玄學已而閱內典獨契于心聞西釋自然者以苦行鍊磨得悟絕學公與語大悅之自是參究不輟一日披衲入伏牛山曉行見日升忽大悟嘗言學貴眞悟語言精切不離見解又言世論克己淺之乎其論顏子也夫爲然而悟性命之理人心罕儀視聽言動而溺焉已也視聽言動而止焉巳也視聽言動而不溺不止焉亦巳也禮者中也即吾之性也仁之體也不可絲毫容易于其間也是故無思無爲感而遂通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克之至也一日與羅達夫論道于臨江達

夫躍然而歸遺書云自聞教後舟中終日忻忻若出樊籠見大世界若入巨海見龍宮藏舉手動脚無非道妙其相契如此公雖超詣獨往而諄諄導人以實行謂夫子教人文行忠信至命與仁則罕言之吾曹抗首談性命而自愧於倫物得無為蹈者嗤耶為文斂給跌暢直寫胸臆所著有學庸志略論語心義孟子摘義道經贅言九沙雜言玩鹿亭稿及纂經濟文錄灼艾集玩錄亭詩抄濟世良方玄門入道資糧山中集諸書行于世公海田僅供饘粥諸爲德于鄉如建橋賑飢不可指數歷官四十年家無餘財鉢蕭踈與野衲偕遊見者不知其為名將也嘉靖丙辰正

月二十六日無疾端坐而逝是夕大星隕于庭光射數尺丈

都司臧公　事　康陵

臧將軍景通字世顯定遠人其先百戶祥以略地戰死世襲登州衛指揮僉事景通長幹脩髯類關壯繆既世官踐更京師常席地讀書當暑不輟劉瑾結豪傑爲逆陰遣人遺席帽約曰某日發難著此者爲瑾黨景通且日爲黄冠道去將率六郡良家子赴不測瑾敗乃還青州賊李琪反據蒙陰山王副使良臣分部擊之邪克景通微得琪與姦民出入狀將數十騎往跡琪夜至伏姦民舍旁遂禽琪磔之

劉賊起河北，横行山東，景通楊守鄒，以七百人往入門告

毋而遂行，師出平度，道中忽遇賊，人曰賊衆我寡，盍避諸

景通曰彼卒遇我，夫安知衆寡，且成師以出，義不避難，陳

以待賊，擊卻之，遂入鄒，登陴誓衆，嚴守衛，一日帥輕騎過

孟子庄，賊大至，列陳如前，邀賊遊騎擊殺之，賊復道先後

累數十捷，卒保境，嘗六月過戰場，僵屍枕籍，衆皆掩鼻不

欲近，景通曰，僕儕國士，名與骨俱香，吾誠得與同遊九原

無憾矣，稱曹頗病之，邪騎過沮澤中，率先下，得休其餘力，

遇賊輒有功，兵罷，以軍政掌印，部使者舉孝廉，歷江南運

糧把總，至則袪積弊，卻羨餘，比輸太倉，故有需索之弊，客

以告作色曰景通自結髮事君壹勿欺吾寧受簿責毋寧自欺巳輸倉不中計對簿度支當降級所部張千戶者懷羸金三百餽之景通笑曰吾以不欺受罪顧納羸金為欺耶事白復官戚勳以總督備倭至欲引將軍為同姓景通謝曰先世故姓倪載在勳府即自附璽書之謂何卒却之拜總督備倭陞山東都司僉書陞大寧都司掌印河間治河父未底績屬為植不踰月而告成大寧缺僉書一人部署阿奴內附者景通言安榮可榮奉百金為壽目攝之曰吾薦賢故薦君以此相加則吾薦非也榮慙而退奉詔坐神機營毋闒貞節年老矣請終養從之仍支俸山東便

奉給景通白首子舍每上食率諸子女弄雛前卽不當母心蒲伏請受杖母有疾夜叩北辰請身代居喪毀斑白始有子曰繼光繼光綦履過庭將軍大訢曰童子何知綦履必錦衣錦衣必肉食爾父淸白必不爾饜爾他日將奚求伍以自封旣知爲外氏所遺卒裂綦履勿着居第垂二百年始改作命繕飭四戶列兩楹間工請益繕飭十二景通曰使吾無得罪於先世猶聚族於斯四戶足矣不然此且不保季年盡棄備胡累數百牘其後趣繼光受職京師病革猶問吾所上備胡封事 上納之乎未耶垂絕舍人納褚幣褎中瞪目曰我平生不索人錢冥司必不受我錢悉

出之乃瞑後繼光者戰功為東南名將繼光字元敬世稱戚少保云幼而神闓多權奇隆準方顧數而鷹揚英氣勃勃既舞象折節為儒以經術著既冠奉父命上勳府襲世官待次司馬門善相人者目逆之將軍春秋三十六秉鉞專征不五等則三孤矣庚戌待試武闈值奴大入部列城守備材官戍九門少保條上便宜部當其議山東歲遣治兵使者部六郡良家子春秋入戍少保任中軍從務輯眾心一軍皆服使者推轂進督備倭都司尋轉浙江都司僉書會倭難甚少保上練兵議其略曰無兵而議戰亦猶人無臂而格于將乃今烏合者不張徵調者不戢吾不知其

可也聞義烏人其氣敢愾其習慓而自輕其俗力本無他宜可鼓舞及今簡練訓習一旅可當三軍督府乃檄少保亟募三千人假以節制則以什伍起于丘乘兵寓于農第西北地夷宜得地利南而走險不利並驅乃間長短兵夾振而進隊立一人爲長偏則伍之兩則什之犄角互張攻距擊刺互用名鴛鴦陣居無何卒服習矣督府請補浙東參將分部台州辛酉島夷入台州睹旌旗皆辟易所嚮以全取勝其年江西告急督府檄少保西行既捷露布以聞軍聲益振頃之閩寇張甚分壘爲三窟一據橫嶼一據牛田其酋長壁莆東南出沒焚掠因而塞路沃野不耕廣叛

兵乘亂出入、賊若無人、少保以督府命、部兵八千往、自横嶼趨牛田、俘馘立盡、他夷部繼至、截先登者五之三、其二突圍南奔、窮追絶跡、勤功平遠臺、少保旣班師、大司馬趙公代督府、發浙餉、爲少保募精兵萬人、閩望援兵如望時雨、兵至、寇相蹂踐而死、屍以澤量、賞戰務、釋俘囚、斷脇從、首功居多、隆慶初、虜陷石州、東薄昌黎、用廷臣議、召譚司馬戚總戎入、策備邊、總戎上書、備陳七原六失四弊、大較言兵制西北什倍東南、虜馮積威刼邊人、邊人望風而靡、戰將率朘軍費、豢外舍兒、視虜飽歸、尾而鵰勦、掩老羸爲功級、旣費而賞有差、封積首以當雄飛、彼自以爲得計、

備曰當戰鮮不唾之且不練何以議兵無兵何以議戰練兵之效臣嘗試之東南請簡部將若而人分出三輔州縣部募三千丁壯部將將之合爲四營營各五部每營立一稗將爲之連衡總攬折衝則主將專制簡練訓習一如東南比及三年堂堂乎可格虜矣長驅出塞務令咋指而避窮廬迨其非時則大舉討罪之師逐北而虛大漠然後屯田足餉罷戍銷兵坐致富强則百世之利也部持可否未決旣譚公出就督府　命總戎督練四主將兵節制視督府同矣者謂太阿之柄不假武人第易總理于時諸主將不用命視總理猶寓公無廨宇無人徒無供億督府言不

便狀則又以總理專任薊門卽不易銜而練兵之議寢矣

又言薊當肩脊幸而任臣臣無多言在薊言薊塞上周垣二千里一瑕則百堅瑕比年遞圮遞修滋費無益請更版築諸戍士畫地受工跨牆爲臺睥睨四達臺高五丈虛中爲三層臺容百夫械器餱糧具在虜至則當衝以守退則番休第力詘未能舉靡先築千二百座薊人多木彊律之軍正將不堪請募南中入教者一軍以倡勇敢督府上其議許之始募南兵三千如期至陳而待命郊外自朝日雨甚至于日中軍容益壯總千山立邊將大駭將軍令固如是乎旣相要害程功能部署臺垣之役工力稍班軍則以

南兵爲渠長薪木取諸塞外其餘則以益樵蘇步保巡工介弟爲植少合則課殿最宴賞決罰有差黔皙益以壯麗獻功不旬月告成事是役也縣官僅發十萬緡經費考工足當百二十萬復增募南兵二萬編伍戍之議立車營出戰則以代城郭車四面結轫爲方陣步騎二旅中藏之遇虜乘陴火器先薄五百步外稍近則步兵出轅下鉅虜馬排擊之虜却而奔則縱騎兵乘勝逐北慮師不宿飽復益輜重營以從有發則南兵當選鋒入衛兵策應主兵戍守踐更者任轉輸首介數次形名次技擊次步伐次偵邏次銜導次捍搪次遮擊次追襲次俘馘次首功軍政畢張無

不以律比年東西虜謀入犯西酋得薊狀恐巫卜不祥遂謝東胡款關入貢部言虜數若薊比修內備不戰而伐虜謀即軍正無所課功其功上上薊方不得人采益且將求多總理故以參將入閫進副將再論功冣進中軍署都督同知克總兵入薊攝總理虛名秩如故及江陵當國 上遣右司馬出行邊于時大閱薊門十六萬之師畢至營伍必整旌旗火鼓必齊約束必堅號令賞罰必信右司馬躬入者營驗諸械器履諸閫隘登諸臺垣歷諸亭障周覽諸闉闍比還報悉以狀聞既畢使謁江陵上輸兵議江陵則以征伐自 天子出其如 主幼何既而以修薊功進左

都督其加秩爲少保兼太子太保其階則特進光祿大夫及江陵殄人言波及少保西禪將起訌室少保卵翼而就之乃陰布蜚語京師傾少保而自代始移鎮南粵虜入黑峪関勦人頭亟召還不得請則勒石紀功德尸祝之少保度嶺南任驃事如二鎮踰年疾作得謝還登州少保歲散千金狥客急歸而橐折節延醫治病且無資以丁亥腊日卒先是任子爲世等葦襲五職得指揮僉事